

今後戰局極有發展可能

作

松田部隊自仍出發以牽  
經五十餘里之山嶺、六  
日上下十一時入烏固城、  
原延慶隊與松田部隊  
結東、六日晨指黃里石城  
並下、可及晨二時、

電、各國貨幣中、現僅有法國法  
郎、荷蘭弗洛林及瑞士法郎、能  
兌換現金財政方面、多時以來  
、法國已無現金存貯美國、而法  
國對英、美、日、俄、各國之金  
幣、已無現金存貯、

展、有預料事變轉佳者、英幣  
、值價、乃嚴重事、但現正努  
、不使英幣過於貶值、

各國紛紛推測

、昨午路透社、井日銀則總  
玉正金總樞經通知、大藏省關  
之金融恐慌交與、

新報之對策內容、尙不十分、  
是否進展、亦停止、

1



頒發調查表電令填報

[illegible]

日本以後的孤立即由此招致對蘇俄英國聯盟惟搖頭是尙

內田相上下，話說松岡氏的身上，位卑空淺的我們，感到事業上的痛苦，「松岡氏是我們的前輩，私生活方面，都是我們的教養，但是論國策大政的時候，一紙好壞一切他部都牽涉了。我青雲直上，領袖對於他個人的批評，外國記者是日本的世出的才士，却是松岡的論說，世界的介紹比較的多得多。」日本所受的印象是相反：英國國際「順暢的演說」，比較松岡氏表現日本的地位，效果大得多。松岡氏有現日本的地位，卻沒有表示出多大的實力來（見附錄的事情，聖誕節自一月二日）

Manchester Guardian, Nov. 2, 1938 P. 14) 日本的地位，是這樣呢，如若不然，就是「偏」之見了。

我們所指摘的，就是你責任中的國際戰略、未來經濟法律的法理方面——譬如日本最初關於二十條的限制，而派於關稅第十一條的限度，反對於已投身在第三武裝之中去替門戶，這種自相矛盾的事，我暫且不說，但是還有一件事不能不弄明白的，就是日本代表還術你的「命令外交法」代表變為了「你們三外外交」的變化、時常佛胃火咽。

法兵入邊大肆搶殺  
盤夷作亂勢甚猖獗

後來，日本代表，不斷地把戰在中國的最後一張紙牌——「滿洲國」，連同「滿洲國」大會議，日本捷克四國決派雲南、瑞士、捷克四國代表，聲明說：「如果不將該黨撤回，或將發生提案者，所不能預料的結果」，從時各國報紙，多用特號大字標題說：「日本外交的（又原二字被劃去）」，且內外交戰的批評，現在還還沒有到時候，我想指責的，祇是在日本國得着絕大實惠的交，在外交的本質上，並收得世界的效果，十二月

【雲南特選】雲南海關，前多主權亦遂以永華鐵路，低價川東三省爲尤甚，現法人火車深入昆明，近日法僑機常帶兵士，乘白一帶，偵察險要，倘兵士有所聞，即往馬關諸友人來信，略云馬關縣因與越南接壤，邊境多設防況，與法人之接界，對峙，平衡一切，外交政務等事，平酌向各守緘口，不相侵犯，惟本月旬中，忽有法官某親往百餘人，各往馬關所屬二三寨南松等寨大肆搶掠，來時機關炮火炮聲震地，打死逃傷人民無數並將華人財物擄掠各用，又見以華北砲聲震地，

晉同蒲路  
即將開工十月通車

（太華通信）山西自開辦營業以來，以迄成立兵車路局，社會人士，不情不慚，獨後漢，鑒於人士，信之成功，後見當局極力推行，又見以華北砲聲震地，

即將開工十月通車

可是，我們只忍淚就夠了麼？忍淚能嚇走敵人麼？

年多了，那閩北戰區底陳蹟。

一年多了，那間北戰區底陳蹟。  
殘瓦，高高地堆起着，不知是埋葬了幾許勇敢戰  
士底遺骸，斷垣，層層地堆疊着，不知繞繞了幾許爲  
國犧牲底忠魂！  
這次，我已三踏其地了。  
伴着料峭的東南風，懷着感慨的心腸；走着，步  
着，從車站轉向極北的寶山路前進。寶山路，那是  
「一二·九」戰事的中心點，所受的災害，當然較別的  
地方，更加慘烈，重大。  
那僅存門框，裏面一片瓦礫的右相隣門。那只曉  
了底層的樓房，平屋，毗連着，正在相鄰隣。向左  
轉，一眼望到那文化大紅編的商務印書館，和它的  
妹東方圖書館，她們是多麼傷心在流淚呀！她們是勉  
力支持着，不讓她們的姊妹——商務印書館，和它的  
妹——東方圖書館，她們是多麼傷心在流淚呀！她們是勉

松賓舊夢

◆ ◆ ◆

**淞濱舊夢**

寄給達成中州的白舍

蘇 煙

（二）

商店的經營

◆ ◆ ◆

在困迫中我們想牟利的方法。小規模的商店在學校區域倒像很達物的，原因是飽台階離上海遠，離吳淞也有着一條長的路。疏懶的大學生們是歡喜就近逛場的，於是，一般小商店便在供求相應的商業底原則下林立了。那狠心的廣東人是以五十元資本的「擺攤」起始的，三年之間，已經賺了五千多塊錢了。這給予我們一個有力的警覺，賺錢原是這樣的容易呵！

我們想法子這樣子開會，集議，討論，決定，認股，籌備，接洽，開張，在一個暮春天氣，X商古尼申地也出現了。

第一場：那場的設法，滿了一列到而連個

第二場：觀光的小那本觀衆八百人也

第三場：充起灶告書兩條觀衆

◆……白河……◆

條小河——也就是榮任過關、北治安總司令漢奸胡立的貴同鄉底生命線，他們都在這小小的方生活着，但，他們的底生活，終究是可憐的，比那資產階級哥拉猶還不如；他們這一輩，是被大都市人們所遺忘的。

暮色蒼茫，籠罩了遠處的樹林，荒涼淒絕戰後大地。沉沉的銅青，像是失去了靈魂的屍骸，橫陳緊似一陣的把「八字橋」吹進我的眼簾，這是橫盡頭的一座小橋——是稱呼小的小橋，旁邊也能到無人觀望的荒溝，和縱橫凋謝零落底老樹，遠遠一年多了，那團黑戰區的陳腐。

任優如緩步，踏而遺留下的一幾路，一幕幕地擺列我面前：那會受過大砲，炸彈，機槍，坦克車所摧下的民房，住宅，鎮幹部員已無整個的屋宇發現了這次，我已經三踏其地了。

兒報國意氣豪，  
熱血湧如潮，  
黃刀躍馬夜度遼。

男兒報國意氣豪，  
熱血湧如潮，  
橫刀躍馬夜度遼。  
邊土裂，  
北風號，  
苦寒難把決心搖。  
頑敵在數毒難逃！  
笑抓晴雪擦紅刀。  
浩氣貫雲霄！

(二)

男兒報國意氣豪，  
熱血湧如潮，

清腔悲憤撲羣鐘！  
長白雪擁國旗高。  
忠義薄雲霄！

（有夢明日續刊）

深盼悲憤援手！  
 長白雪擁國旗高。  
 忠義薄雲霄！  
 （有跡明日續刊）

……揚帆……

★▼::揚帆::▲  
跨上了我心愛的桃花驄，  
奔向那火線，像一陣風，  
不曾回顧，也不曾掉淚，  
何必留戀那未衣的嬌妻？  
★  
號聲在春風裏頻頻吹送，  
我得上前線，還一逞英勇，  
拍拍，看敵人一排排倒地。

[illegible]